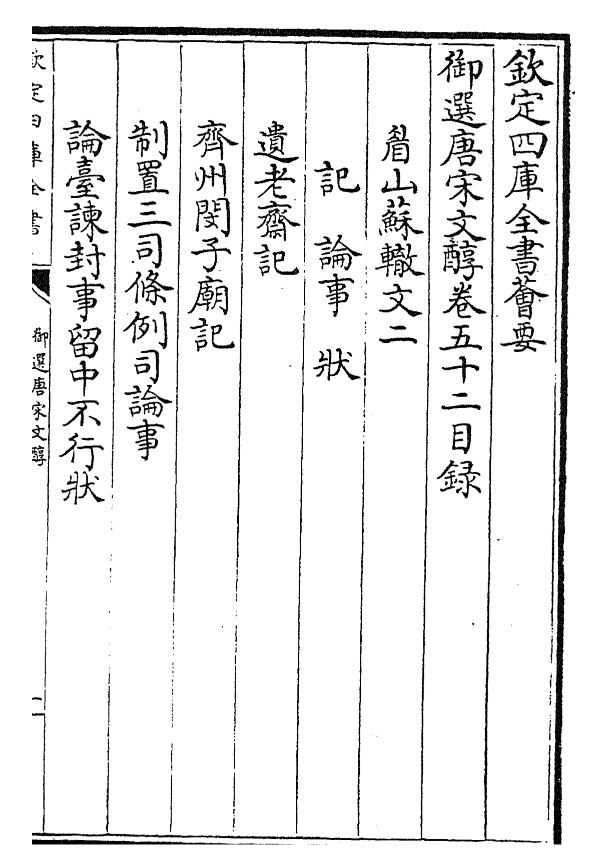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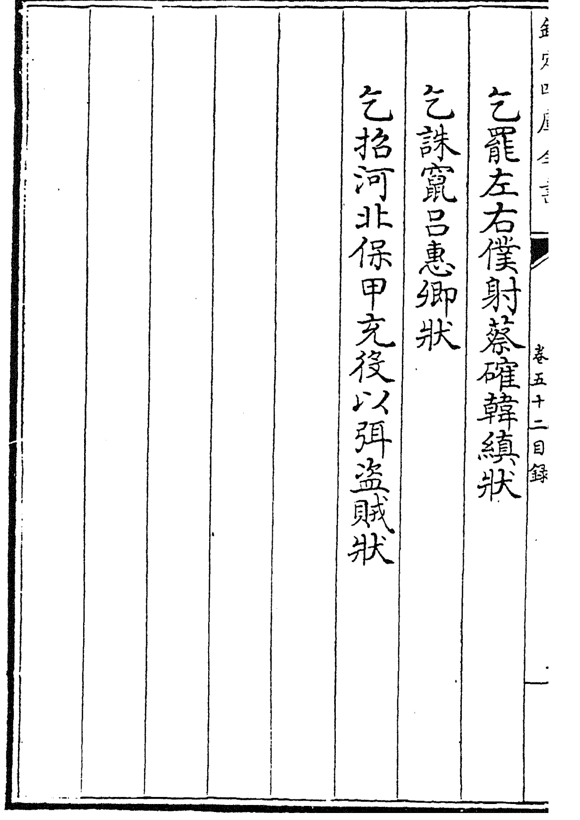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文醇卷五十二目録

眉山蘇轍文二



御選唐宋文醇卷五十二

眉山蘇轍文二

遺老齋記

庚辰之冬予蒙恩歸自南荒客於潁川思歸而不能諸子憂之曰父母老矣而居室未完吾儕之責也則相與卜築五年而有成其南修竹古栢蕭然如野人之家乃闢其四楹加明窻曲檻為燕居之齋齋成求所以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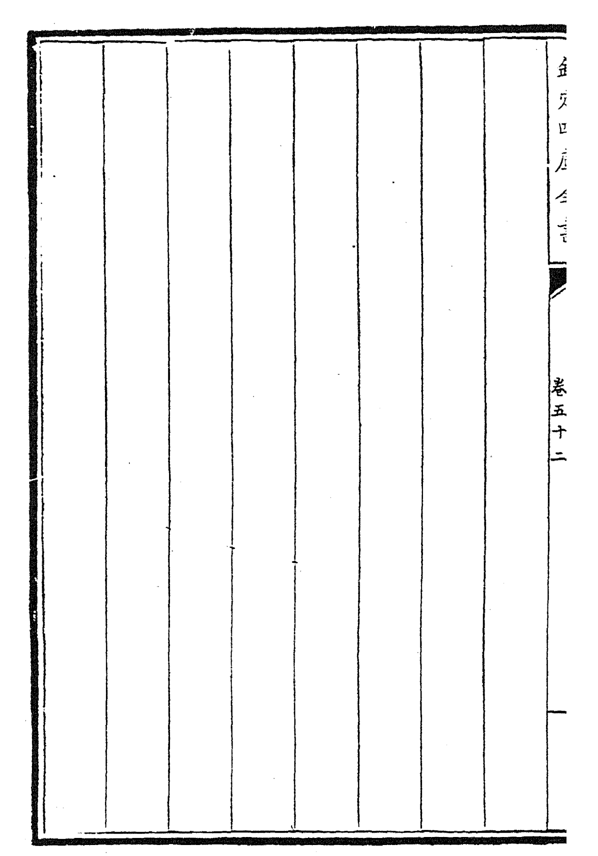
予曰予頻濱遺老也盍以遺老名之汝曹志之予幼從
事於詩書凡世人之所能茫然不知也年二十有三朝
廷方求直言有以予應詔者予采道路之言論宫掖之
秘自謂必以此獲罪而有司果以為不遜上獨不許曰
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
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自是流落凡二十餘年及宣
后臨朝擢為右司諫凡有所言多聽納者不五年而與
聞國政盖予之遭遇者再皆古人所希有然其間與世

俗相從事之不如意者十常六七雖號為得志而實不然予聞之樂莫善於如意而憂莫慘於不如意今予退居一室之間杜門却掃不與物接心之所可未嘗不行心所不可未嘗不止行止未嘗少不如意則予平生之樂未有善於今日者也汝曹志之學道而求寡過如予今日之處遺老齋可也

轍於遷謫之餘而謂平生如意之境莫或加焉其風可尚也君子哉當兩蘇少時初至京師其父友張安道閑

院試以六題而遺覘之轍舉其中一題問軾軾以管卓案曰管子注又問其一軾笑曰無出處也安道曰長者非常然少者保家主也古人藻鑑之明如此軾平生更歷患難幾死轍雖流落皆兄所波及而以功名終洵命名而為之說曰轍乎吾知免矣不信然耶然若軾者真於死生如脱敝屣窮困顛沛而一遇可以尊主澤民之事無一顧藉心當令便行轍則少間矣今觀此文所以戒子孫者非善自為謀歟猶有自焉其不如兄遠已若

此者如果子熟則蒂脫非絲豪可假借者也



齊州閔子廟記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熈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耋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可以緩於是鳩工爲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儐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

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徳行者四人獨仲弓常爲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

不知其邊即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
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僨觸蛟蜃而不讋若夫
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灘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
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
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
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陋
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顧
為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為不足為也是以止而

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子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亦是此意不止為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之義也春秋之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降而至於大夫陪臣皆執國命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矣而可以其身輕委質而為臣乎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是則所為與時偕行者也顔曽冉閔所以皆為孔門高弟

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

轍頃者誤蒙聖恩得備官屬受命以來於今五月雖勉强從事而才力寡薄無所建明至於措置大方多所未諭每獻狂瞽輒成異同退加考詳未免疑惑是以不虞僭冒聊復一言竊見本司近日奏遣使者八人分行天下按求農田水利與徭役利害以為方今職司守令無可信用欲有興作當别遣使愚陋不達竊以為國家養材如林治民之官棊布海内興利除害豈待他人今始

有事輒特遣使使者一出人人不安能者嫌使者之侵其官不能者畏使者之議其短客主相忌情有不通利害相加事多失實使者既知朝廷方欲造事必謂功效可以立成人懐此心誰肯徒返為國生事漸不可知徒使官有送迎供饋之煩民受更張勞擾之弊得不補失將安用之朝廷必欲興事以利民輒以為職司守令足矣蓋勢有所便衆有所安今以職司治民雖其賢不肖不可知而衆所素服於勢為順稍加選擇足以有為是

以古之賢君聞選用職司以責成功未聞遣使以代職司治事者也蓋自近世政失其舊均稅寬郵每事遣使冠蓋相望而卒無絲毫之益謗者至今未息不知今日之使何以異此至於遣使條目亦所未安何者勸課農桑墾闢田野人存則舉非有成法誠使職司得人守令各舉其事罷非時無益之役去猝暴不急之賦不奪其力不傷其財使人知農之可樂則將不勸而自勵令不治其本而遂遣使將使使者何從施之議者皆謂方今

農事不修故經界可興農官可置某觀職司以下勸農之號何異於農官嘉祐以來方田之令何異於經界行之歷年未聞有益此農田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天下水利雖有未興然而民之勞佚不同國之貧富不等因民之佚而用國之富以興水利則其利可待因民之勞而乘國之貧以興水利則其害先見苟誠知生民之勞佚與國用之貧富則水利之廢興可以一言定矣而況事起無漸人不素講未知水利之所在而先遣使使者所

至必將求之官吏官吏有不知者有知而不告者有實
無可告者不得於官吏必求於民不得於民其勢將求
於中野興事至此蓋已甚勞此水利之說輙所以未諭
也徭役之事議者甚多或欲使鄉户助錢而官自雇人
或欲使城郭等第之民與鄉户均役或欲使品官之家
與齊民並事此三者皆見其利不見其害者也役人之
不可不用鄉户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為
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謾之患今乃捨

此不用兩用浮浪不根之人轍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今國家設捕盜之吏有巡檢有縣尉然較其所獲縣尉常密巡檢常疎非巡檢則愚縣尉則智蓋弓手鄉户之人與屯駐客軍異耳今將使雇人捕盜則與獨任巡檢不殊盜賊縱横必自此始轍觀近歲雖使鄉户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户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别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鄉户舊法革去無餘雇人之責官所自任且自唐

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收大歷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復欲取庸蓋天下郡縣上戶常少下戶常多少者徭役頻多者徭役簡是以中下之戶每得休閑今不問戶之高低例使出錢助役上戶則便下戶實難顛倒失宜未見其可然議者皆謂助役之法要使農夫專力於耕轍觀三代之間務農最切而戰陣田獵皆出於農茍以徭役較之則輕重可見矣城郭人戶雖號兼

并然而緩急之際郡縣所頼鐖饉之歳將勸之分以助民盗賊之歳將借其力以捍敵故財之在城郭者與在官府無異也方今雖天下無事而三路芻粟之費多取京師銀絹之餘配賣之民皆在城郭苟復充役將何以濟故不如稍加寛假使得休息此誠國家之利非民之利也品官之家復役已乆議者不究本末徒聞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邉遂欲使衣冠之人與編戸齊役夫一歳之更不過三日三日之雇不過三百今世三大戸之

役自公卿以下無得免者以三大戶之役而較之三日之更則今世既以重矣安可復加哉蓋自古太平之世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胥史賤吏既用其力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以為責之以學而奪其方用之於公而病其私人所難兼是以不取奈何至於官戶而又將役之且州縣差役之法皆以丁口為之高下今已去鄉從官則丁口登降其勢難詳將使差役之際以何為據必用丁則州縣有不能知必不用丁則

官戶之役比民為重今朝廷所以條約官戶如租佃田宅斷買坊場廢舉貨財與衆爭利比於平民皆有常禁苟使之與民皆役則昔之所禁皆當廢罷罷之則其弊必甚不罷則不如為民此徭役之說轍所以未諭也轍又聞發運之職今將改為均輸常平之法今將變為青苗愚鄙之人亦所未達昔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力不能支用賈人桑羊之説買賤賣貴謂之均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然而法術不正吏緣為

姦掊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與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世此論復興衆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斂之臣才智方略未見桑羊之比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由惟利是嗜以轍觀之其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今立法之初其說甚美徒言從貴就賤用近易遠茍誠止於此則似亦可為然而假以財貨許置官吏事體既大人皆疑之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許

之以變易矣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
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
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然至
往往敗折亦不可期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
祿廪為費已厚然後使民各輸其所有非良不售非賄
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然
則商賈之利何緣可得徒使謗議騰沸商旅不行議者
不知慮此至於捐數百萬緡以為均輸之法但恐此錢

一出不可復還且今欲用忠實之人則患其拘滯不通欲用巧智之士則患其出没難考委任之際尤難得人此均輸之説轍所以未諭也常平條勑纖悉具存患在不行非法之弊必欲修明舊制不過以時斂之以利農以時散之以利末斂散既得物價自平貴賤之間官亦有利今乃改其成法雜以青苗逐路置官號為提舉別立賞罰以督增虧法度紛紜何至如此而況錢布於外凶荒水旱有不可知斂之則結怨於民捨之則官將何

賴此青苗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凡此數事皆議者之所詳論明公之所深究而轍以才性朴拙學問空踈用意不同動成違忤雖欲勉勵自効其勢無由苟明公見寛諒其不逮特賜數奏使轍得外任一官苟免罪戾而明公選賢舉能以備僚佐兩獲所欲幸孰厚焉

論新法害民兩蘇文字為最矣然軾之文於言國命人心處雖極纏綿沉摯而剖晰事之利害則不若轍之確實明白也嘗考王安石新法毒痡有宋之四海人民司

馬光相元祐乃盡革之宣仁后崩蔡京入相盡復之以至於亡代異時移渺不復存矣乃其雇役之法則行之至於今無改當司馬光革之之時蘇軾即斷斷言其不可革至與光齟齬而羣小遂搆鬬其間光雖卒革之而民轉不以為便昔人每謂軾敭歷中外久故能通曉民情而光稍木彊也殊不知光之見深而軾之見淺光之憂在萬世而軾之謀止一時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古者士大夫至於府史胥徒之屬莫不由於鄉舉里選兩

漢以後賢公卿之出於掾史者比比古詩云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是也出於鄉里而為吏出於吏而上計與偕升於公朝雖與三代殊制而未始非其遺意自唐宋科舉盛而士恥為吏於是餼羊亡矣然役則無改於舊也惟農與役不分為二故役無定人夫有一邑非數百人不能給一邑之差而此數百人皆出於農似若妨民業者然其為役或出於衆舉或出於輪值既無所恃以患苦鄉里又無由久充以

周知弊端役與吏不相諳委毋由聯手作弊侮官害民則官所察者數十吏爾耳目易以周知令行雇役之法則鄉里少年桀黠不安隴畒者盡竄其中其用舍由官吏而不由鄉里肆其饕餮而無差滿退役怨家報復之患一邑之中平添數百虎狼官一邑者察數十吏尚恐智力不足乃行一事即藉手於衆虎狼官安能分身百億隨虎狼入閭閻乎後世州縣所以難治實由於此昔楊炎易租庸調為兩稅兩稅之中已有調稅在内又令

民出雇值便是加賦兩蘇並於新法始行時辨之甚詳而此意總未見及故於元祐時又謂行之有年民轉以為便而差役亦有不便之處兩者相較未見低昂不如仍雇役之舊光蓋見及此而其言訥訥然不能舉以曉軾遂成疑案蓋止論一時之便則差役煩擾於雇役遠甚然雇役之害於政事有莫可端倪者民愚無識行之愈久愈以難革在光作相時猶可及止此光之見所以為萬世至計而非兩蘇之所知也

論臺諫封事留中不行狀

右臣伏見皇帝陛下以至孝純仁承統踐祚太皇太后陛下以聰明睿智親攬庶政二聖協德以幸天下曾未期歲而敝事稍去寛政復行元元之民免於流離之患蒙更生之福海内釋然無意外之憂不勝幸甚伏惟陛下恭儉祗畏發於天性猶復選於羣臣增廣諫員求直言以自助天下之士聞風相慶臣實何人得於今日備位於此然臣聞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風俗既正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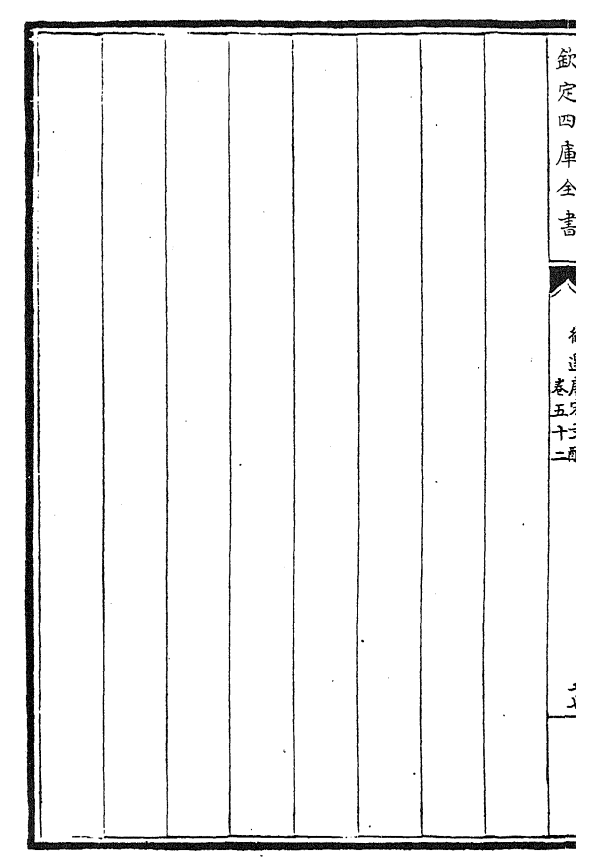
以下皆自勉以為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上皆自棄而為惡中人自勉於善則人主耳目衆多易於為治中人自棄於惡則臣下朋黨蕃殖易以為非蓋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於此者也昔真宗皇帝臨馭羣下奬用正人一時賢儁爭自託於明主孫奭戚綸田錫王禹偁之徒既以諫諍顯名則忠良之士相繼而起其後耄期厭事丁謂乘間將竊國命而風俗已成朝多正士謂雖懷姦慝而無與同惡謀未及發旋即流放仁宗皇帝仁厚淵

嘿不自可否是非之論一付臺諫孔道輔范仲淹歐陽修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此風既行士恥以鉗口失職當時執政大臣豈皆盡賢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隨輙屏去則雖人主寬厚而朝廷之間無大過失及先帝嗣位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下至小民皆知其非而卿士大夫從風而靡則風俗之變於此見矣是時惟有呂誨范鎮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臺諫有以一言及之者皆紛然逐去由是風俗大敗

無一人復正言者天佑皇室啓迪聖德臨政未幾而以言路為急天下竦然思見祖宗遺俗然臣自至闕廷聞臺諫封事一切留中不出既不施行又不黜責臣不勝憂疑夫朝廷所以待臺諫者不過二事言當則行不當則黜其所上封事除事干幾密人主所當獨聞須至留中外並須降出行遣上所以正朝廷之紀綱使無廢職業下所以全人臣之名節使無負公議若當而不行不當而不黜則上下苟且廉恥道廢風俗衰陋國將從之

臣願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漸始於臺諫修其官則聽其言言有不當隨事行遣大者可黜小者可罷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陛下垂拱於上羣臣肅雍於下則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

極論風俗淳漓之樞紐實盡古今之大勢夫言路不通害莫大矣言路既通知言尤要非敬義夾持而古訓是式其何以當羣言淆亂而行遣並得其當乎



乞罷左右僕射蔡確韓縝狀

右臣項論奏蔡確韓縝才不足用及多過惡乞賜罷免至今未見施行確近已上章求退而縝安然未有去意臣恐陛下隱忍不決久失天下之望竊惟先帝在位僅二十年勵精政事變更法度將以力致太平追復三代是以擢任臣庶至有起於小臣十餘年間致位公相用人之速近世無與比者究觀聖意本欲求賢自助以利安生民為社稷長久之計夫豈欲使左右大臣媮合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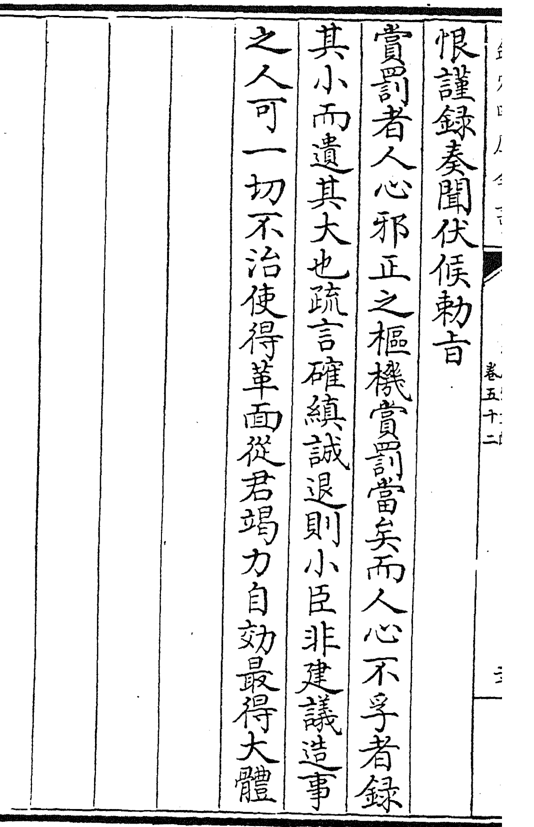
容出入唯唯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竊取利祿以奉養妻子而已哉然自法行已來民力困敝海内愁怨先帝晚年寢疾彌留照知前事之失親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棄萬國天下聞之知前日敝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聖德繼之以泣是以皇帝踐阼

聖母臨政奉承遺旨罷導洛廢市易損青苗止助役寬保甲免買馬放修城池之役復茶鹽鐵之舊黜吳居厚呂孝廉宋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誠一呂嘉問蹇周輔等

命令所至細民鼓舞相賀臣愚不知朝廷以為此數事者誰之過也上則大臣蔽塞聰明逢君於惡下則小臣貪冒榮利奔競無恥二者均皆有罪則大臣以任重責重小臣以任輕責輕雖三尺童子所共知也今朝廷既以罷黜小臣至於大臣則因而任之將復使變和陰陽陶冶民物臣竊惑矣竊惟朝廷之意將以體貌大臣待其愧恥自去以全國體令確縝自山陵已後猶端然在職不肯引咎辭位以謝天下臣謹案確縝受恩最深任

事最久據位最尊獲罪最重而有靦面目曾不知愧確等誠以昔之所行為是耶則今日安得不爭以昔之所行為非耶則昔日安得不言窮究其心所以安而不去者不過以為是皆先帝所為而非吾罪也夫為大臣忘君徇已不以身任罪戾而歸咎先帝不忠不孝寧有過此臣竊不忍千載之後書之簡策大臣既自處無過之地則先帝獨被惡名此臣所以痛心疾首當食不飽至於涕泗之横流也確等皆碌碌常才無過人之實朝廷

將取其徳則不聞其孝弟可稱將取其才則不聞其功業可紀將取其學則不聞其經術可師徒以悦媚上下堅固寵禄陛下何不正確縝之罪上以為先帝分謗下以慰天下之望令獨以法繩治小臣而置確縝大則無以顯揚聖考之遺意小則無以安反側之心故臣竊謂大臣誠退則小臣非建議造事之人可一切不治使得革面從君竭力自効以洗前惡臣不勝狂愚忘身為國乞宣示此疏使確縝自處進退之分臣雖萬死不以為



恨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賞罰者人心邪正之樞機賞罰當矣而人心不孚者録其小而遺其大也疏言確縝誠退則小臣非建議造事之人可一切不治使得革面從君竭力自効最得大體

乞誅竄呂惠卿狀

右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合上意變亂貨幣崇長犴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世宰相盧杞妒賢疾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斂使天下相率叛上至於流播德宗覺悟逐杞而後社稷復存蓋小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陰賊尤喜害人若不死亡終必為患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辨詐兼盧杞之

姦凶詭變多端敢行無度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心腹安石山野之人强狠傲誕其於吏事冥無所知惠卿指摘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徳音安石亦惶遽自失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為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説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為館殿攝内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偽辯以

破琦說仍為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撿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劄殆遍專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箠交下紙筆翔貴小民怨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戶流移雖上等富家有驅領車牛懐挾金銀流入襄鄧者旋又興起大獄以恐

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原其害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汙公卿不止如此獨賴先帝天資仁聖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類矣既而惠卿自以贓罪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上與馮京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說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為患西戎無變妄奏警急擅領大衆涉入虜境竟不見敵遷延而歸糜費資糧弃捐戈

甲以鉅萬計恣行欺罔坦若無人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叛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内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豫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為梗及其移領河東大發人牛耕葭蘆吳堡兩寨生地托以重兵方敢播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托收刈所得率皆秕稗雨中收穫即時腐爛惠卿張皇其數

牒轉運司交割安言可罷饋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絲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此則惠卿立朝事迹一二雖復肆諸市朝不為過也若其私行𪫺薄非人所為雖閭閻下賤有不食其餘者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為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為讐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以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促其歸安石覺之被名即起迭相

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置買田產使舅鄭膺請奪民田使僧文達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輔推鞠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為姦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京安石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腑託妻子平居相結唯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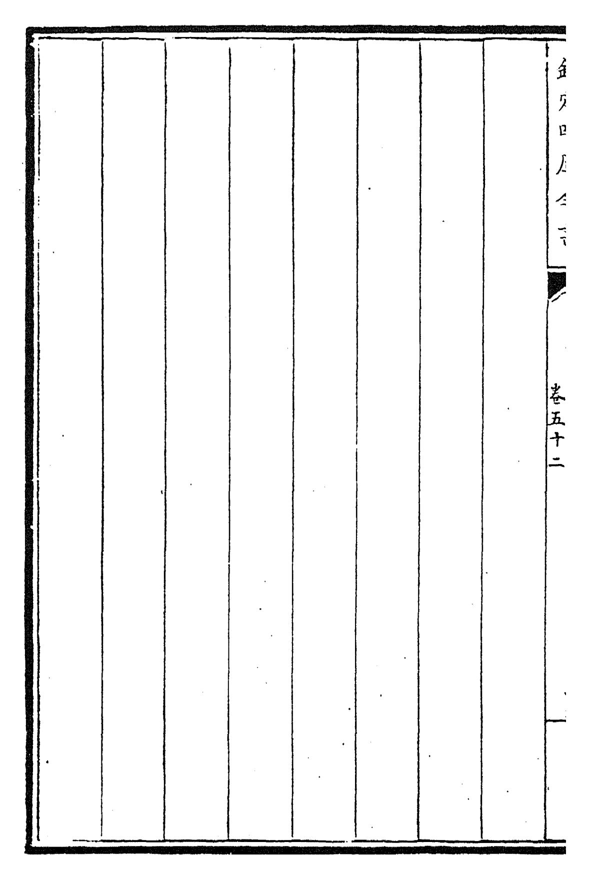
見於尺牘不復疑間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録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抉擿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之所不為而惠卿為之曾不愧恥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已必取仁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麑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徇君也而推其忍則可以弑君欒布唯不廢彭越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唯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為名臣何者仁

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於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背逆人理世所共疑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勢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姦雄駕馭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唯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譬如薰蕕並處梟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況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

蹇周輔宋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譴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姦邪至於鄧綰李定之徒微細畢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凶悍猜忍如蝮蠍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臣愚蠢寡慮以為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畏避隱忍辜負朝廷是以不憚死亡獻此愚直伏乞陛下斷自聖意略正典刑縱未以汙鈇鑕猶當追削官職

投畀四裔以禦魑魅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宋儒於王安石多恕辭而罪吕惠卿特甚惠卿罪惡具見此疏洵矣然憸壬小人如惠卿者何代蔑有不得安石惠卿不過老死於畀官其能毒痡四海哉記曰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淵非而澤如王安石者足當之矣其氣象誠足以動人主而文采又足以欺後世固小人中之不世出者方當誅之於既死而元祐反正首贈太師名實紊矣吕惠卿雖貶竄何以服其心哉


卷五十二

乞招河北保甲充役以弭盜賊狀

右臣聞薄賦斂散蓄聚若以致貧而民安其生盜賊不作縣官食祖衣税廪有餘粟帑有餘布久而不勝其富也厚賦斂奪民利若以致富而所入有限所害無窮大者亡國小者致寇寇盜一起盡所得之利不償所費之十一久而不勝其貧也臣未敢遠引陳勝呉廣龎勛黄巢之類只如淳化中李順慶歴中張海等熙寧中廖恩此數火盜賊計其燔燒官寺刼略倉庫以至發兵命將

轉輸糧食耗失兵械募士賞功之費大率不下數百萬貫但得了事豈敢言費然方其未發有能建言乞捐數十萬貫以消其變則上下爭執如惜支體不肯割截此天下之大迷古今之通患也故臣願於元豐庫或內藏庫乞錢三十萬貫上以為先帝收恩於既往下以為社禝消患於未萌伏願陛下權福禍之重輕較得喪之多少斷而行之毋使有司吝於出納以害大計河北之民喜為剽刼所從來尚矣近歲創為保甲驅之使離南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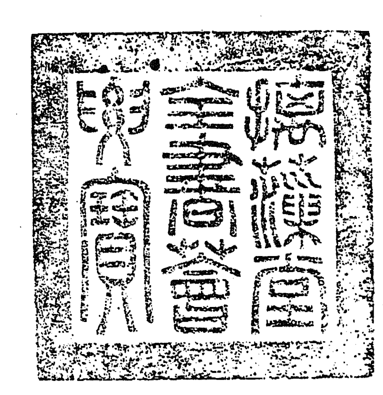
教之使習凶器一夫在官一家資送窮苦無聊靡所不至椎埋為姦十人而九號為保甲莫敢誰何若更一年不罷則勝廣之事可立而待也今雖已罷而弓刀之手不可以復執鋤酒肉之口不可以復茹蔬既無所歸勢必為盜今河北寇賊成羣訪聞皆是保甲餘黨若因之以饑饉則變故之作不可復知近歲富弼知青州是時河北流民百萬轉徙京東弼既設方略振活其老幼而招其壯悍者為軍不待朝旨皆刺指揮二字其後皆為

勁兵百萬之衆無一人為盜者蓋人臣便宜行事猶能若此況陛下富有四海而元豐及内庫錢物山積莫可計數只如近日内降睿思殿金銀一色令别庫收貯者自約及百餘萬貫皆是先帝多方收拾以備緩急支用不取於民聖筭深遠非凡所及若積而不用則與東漢西園殘唐之瓊林大盈二庫何異於先帝聖德不為無損故臣願乞三十萬貫為招軍例物選文武臣僚有才幹者一二人分往河北逐路於保甲中招其強勇精悍

者為禁軍隨其人才以定軍分本州無闕則自近及遠或押上京不過一二萬人則河北豪傑畧盡矣其間武藝絶倫舊日以補班行者押赴闕試驗有實即以補內六班之闕或以補本貫及鄰近闕額軍員但當嚴賜指揮候了日當遣人覆按有不如法重坐官吏臣聞先帝本謂保甲可用故欲隱兵於農以漸消正兵是以禁軍多有闕額今保甲既罷正使無事猶合補填況如前所陳者惟陛下深察果斷而力行之今冬春大旱二麥不

熟事勢如此恐不可緩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言散財乃所以富國其說確乎其不可拔可世為天下法也若其回護神宗聚財處立言有體至指保甲補禁軍擿彼注茲轉禍為福可謂能經國矣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沈廷棟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五十三
四

詳校官原任主事臣李斯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文醇卷五十三目録

眉山蘇轍文三

狀　上書　祭文

論西事狀

陳州為張安道論時事書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

為兄軾下獄上書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御選唐宋文醇卷五十三

眉山蘇轍文三

論西事狀

右臣伏見西夏頃自秉常之禍人心離貳梁氏與人多二族分據東西廂兵馬勢力相敵疑阻日深入寇之謀自此衰息朝廷畧加招納隨即伏從使介相尋臣禮甚至只自今年春末夏初以來始有桀心出兵數萬掩襲

涇原殺虜弓箭手數千人復歸巢穴朝廷方事安衆難於用武接以君臣之禮加以冊命之恩特遣使人厚賜金幣戎狄獸心敢為侮慢輙以地界為詞不復入謝至於坤成賀使亦遂不遣中外臣子聞者無不憤怒思食其肉臣忝補侍從主憂臣辱義不辭勞臣擢自小官列於禁近議論幾事既其本職感激思報宜異常人是以冒昧獻言不避罪戾庶幾聖意由此感悟雖被譴逐臣不恨也臣竊惟當今之務以為必先知致寇之端由審

行事之得失然後料虜情之所在定制敵之長筭誠使四者畢陳於前羗戎小醜勢亦無能為也董氊本與西夏世為仇讐元昊之亂仁宗賴其牽制梁氏之篡神宗籍其征討世効忠力非諸番之比乃者董氊老病其相阿里骨擅其國事與其妻契丹公主殺其二妻心牟氏其大將鬼章及温溪心等皆心懷不服阿里骨欺罔朝廷自稱董氊嗣子朝廷不察情偽不原逆順即以節鉞付之謀之不臧患自此起阿里骨既知失衆虐用威刑

衆心日離而鬼章自謂與阿里骨比肩一體顧居其下心常不悅夏人乘此間隙折節下之先與阿里骨解仇結懽令轉説鬼章舉兵入寇復誘脅人多保忠令於涇原竊發黨與既立羽翼既成是以敢肆狂言以動朝聽向若阿里骨以董氊之死來告立嗣朝廷因其所請遍問鬼章温溪心等以誰實當立若衆以阿里骨為可立則既立之後衆必無詞若以為不可則分董氊之舊科以三使額授此三人阿里骨無僥倖之命鬼章無覬望

之意則夏人無與為援安能動揺加以數年以來朝廷
本厭兵事羌中測知此意亦以自安頃者忽命熙河點
集人馬大城西關仍云來年當築龕谷聲實既暴虜心
不寧舉兵自强釁亦由此此所謂致寇之端由也先帝
昔因梁氏簒逆之禍舉兵誅討侵攘地界為怨至深羌
虜之性重於復讐計其思報之心未嘗一日忘也徒以
喪亂相繼兵力凋殘陛下臨御之初意切懐納是以連
年入貢以休息其民雖有恭順之言盖亦非其本意矣

假令犯順固猶有詞今朝廷因其承襲之後賜之册命捐金錢二十餘萬緡以為之禮彼既與我有君臣之分然後可責以忠順之節朝廷此舉於義甚長而羌虜無謀遂肆桀傲内則其國中士民自知其不直必不為用外則中國兵將皆有鬬志易以立功曲直之幾於此始定雖棄捐金幣以封殖寇讐小人謂之失策而分别曲直以激勵將士智者謂之得計此所謂行事之得失也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凶狂輕用其衆頃

為邊患皆歷歲年然而國小力微終以困斃今梁氏專
國素與人多不協内自多難而欲外侮中原料其姦謀
葢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澤
之深遠近所悉既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
城鄜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以為狂言一間求無
不得今朝廷既已漸為邊備益兵練將則羌虜之心已
乖本計不過秋冬寒涼之後小小跳梁以嘗試朝廷而
已若朝廷執意不摇守邊無失則欵塞請盟本無愧耻

若朝廷用心不一惟務求和則求請百端漸不可忍此所謂虜情之所在也凡欲應敵必先正名夏人初起邪謀必有二說其一以為慢詞既達則地界可得無窮之請因以滋彰其二以為雖不得地實亦無損猖狂力屈稍復求和中國厭兵勢無不許方其不遜則張皇事勢夸示諸戎及其柔服則畧為恭順使中國黽勉而聽令朝廷遣兵積粟地界之請固已不從然而號令未明逆順未著臣恐夏人未知朝廷不憚用兵之意無以折其

姧心又恐將來姧窮力屈畧修臣禮便與講和要約不堅必難持久昔趙欲與秦為購其謀臣虞卿以為從秦為購不若從齊為購於是東結齊人而秦人自至區區之趙尚知出此而況堂堂中國畏避畜縮媮於無事不一分别曲直而反聽命於羗人哉臣願陛下明降詔書榜沿邊諸郡其大意畧曰夏國頃自亮祚喪亡先帝舉兵弔伐既絶歲賜復禁和市羗中窮困一絹之值至十餘千又命沿邊諸將吏迭行攻討横山一帶皆棄不敢

耕窮守沙漠衣食併竭老少窮餓不能自存朕統御四
海均覆無外閔此一方窮而無告遂勑諸道帥臣禁止
侵掠自是近塞之田始復耕墾既通和市復許入貢使
者一至賜予不貲販易而歸獲利無筭傳聞羌中得此
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朕猶念孤童幼弱部族攜貳
若非本朝賜之策命假以寵靈則何以威伏酋豪保有
疆土是時朝士大夫咸謂夷狄反覆心未可知使者將
行言猶未已朕有存亡繼絶之志欲修祖宗爵命諸侯

之典以為寧人負我斷而不疑故遣使出疆授以禮命金錢幣帛相屬於道邊人父老觀者太息以為仁義之厚古所未有而狼子野心飽而背德不遣謝使不賀坤成朕以君道撫之而不以臣禮報朕天地所疾將相咸怒朕惟狂謀逆節止其一二姦臣國人何辜當被殺戮是以弭兵安衆未議攻討然而逆順之理不可不明其令沿邊諸將飭勵兵馬廣為儲峙敢有犯塞即殺無赦彼既背逆天理不有人禍必有鬼誅姑修吾疆以待其

變臣料此命一出羌人愧畏雖未即欵服而姦計沮屈無以號令其下諸路兵民知彼曲我直人思致死勇氣一發邊聲自倍此必然之勢也今朝廷日夕備邊常若寇至而但曲加隱忍不降此命使虜衆一旦犯境終亦不免交鋒若聽臣此言要之亦不出兵坐而待敵初無有異而使士氣感奮以思戰虜情知難而自屈求和之請其至必速此所謂制敵之長筭也臣竊聞朝廷近以涇原屯兵將增廣邊儲議絶和市使熙河帥臣招徠阿里

骨鬼章溫溪心人多保忠等此兵法所謂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者陛下若能餞之以金錢而寛其繩墨使將帥得盡其心間諜得盡其力則事無不成而虜漸可制矣然有一事似非臣所得言者但以蒙國厚恩不敢不盡昔熈寧元豐之間所行政令雖未必便民然先帝操之以法濟之以威是以令無不從而事無不舉頃者朝廷削去苛法施行仁政可謂善矣然而刑政不明多行姑息中外觀望靡然有縱弛怠惰之風平居無事姑以

媮安可耳今虜方不順勝負之變蓋未可知緩急之際威令無素何以使衆臣謂宜因事正法以明示天下臣前所言去歲大臣承用阿里骨欺罔之奏授以節制致令鬼章懐憤入寇夏人乗釁違命此則當時宰相樞密使副茍簡無謀之罪也近者涇原賊騎至者數萬殺掠數千斤堠不明備禦不及熈河賊退經今累月而殺傷焚蕩之奏至今未止此則將帥弛慢不畏朝廷之罪也陛下恬不為恠畧無責問政之不修孰大於此中外相

視以為疑怪朝廷方將使人蹈白刃赴湯火臣有以知其不能矣昔公孫弘為相諸侯有逆謀請歸侯印以塞責諸葛亮為相任馬謖不當請自貶三等以右將軍領事葢大臣體國不惜身自降黜為衆行法令陛下何不取去歲册命阿里骨與議大臣不論去位在位皆奪一官至於兩路將帥雖寄任不改而法不可廢皆使隨罪行罰以此號令四方庶幾知所畏憚政修於朝廷之上而敵人恐懼於千里之外勢之所至不足怪也今陛下

未能正羣臣而望西羌之畏威不可得矣臣聞范仲淹守慶州因葛懷敏之敗請以任將非人因兩府遜謝損其勲爵而復其位以激勵諸將感慰邊兵時雖不用而范仲淹之言至今惜之臣雖不敏究觀往事以為可施於今不敢默也小臣狂僭鈇斧之誅無所逃避惟陛下裁察取進止

審曲直者兵之本也審巳之曲直則知巳易所為維用伐邑也審彼之曲直則知彼司馬法所為上兵伐謀也

閫以外將軍制之一切用正用奇君皆不與惟功賞而罪罰則君制之法立而必行豪髮不可爽山嶽不可移此又本中之本也此文所論可謂得其本矣下聲罪之詔以彰彼之曲罰誤謀之臣以直已之曲師直則壯是則所為廟筭者若夫或攻或守或離或合之數苟從中制縱億之而皆中亦道遠而無及於事況未必中乎昔宋仁宗之於契丹虔若小國之事大國者一時志士為之憤惋後有使契丹者契丹主言及仁宗聲淚俱下引

聖祖
烱
能

使者令觀所奉仁宗御容與本國祖宗不殊蓋契丹主少時曾微服從國信使至宋邊帥覘知之密以聞至館仁宗密召入大内令見皇后撫之如巳子曰爾我一家也賞賚不貲歸國即位後未嘗一日忘宋也而仁宗在日舉國不知契丹世子之曾至中國也若仁宗者可謂神武矣兵法豈必在龍蛇鳥虎間哉

御評
惱之語抒寫盡

陳州為張安道論時事書

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守土陳州非有言責而輙言之計其狂愚玆實有罪然臣伏念頃以老疾不任吏事陛下未忍廢棄親擇便地以遂安養將辭之日面承德音以為大臣之義皆當為國謀慮不宜以中外為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雖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伏惟聖德廣大無所不容而臣自到任以來於今一歲心目昏眩有加無瘳故嘗乞丐餘生

求還閭舍區區之誠久而未獲陛下視臣志氣一衰至此豈復有意别白是非而與世俗爭議也哉是以得失之間久而無所與今者竊有所懐上為陛下參之官吏下為陛下驗之百姓而安危之機實在於此自惟受恩累聖邦之休戚身實同之志力雖衰於義不可嘿已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引前古逆探未然以惑陛下之聰明也凡皆陛下之所嘗試而臣愚之所與聞者耳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始計慮深遠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

議山陵深恤費用之廣推明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無不感泣其後一年之間誕布號令勸率宗族惇孝弟之行勉勵州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議徭役以寛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記是時天下雖大變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懽欣九族親睦羣臣萬民蒙福而安紛紜之議不至於朝廷謗讟之聲不聞於閭里陛下優游無為而天下已治矣為國如此豈不樂哉陛下自今視之當日之政其為可

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視之非獨陛下無所悔恨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為失當者也何者政令簡易而人情之所安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向使陛下推行此道終始不變則臣以為可久可大之功可得而治矣其後求治太切用意過當姦臣緣隙得進邪說始議開邊以中上旨於是延安有横山之謀保安有招誘之計陛下餂之以金帛假之以干戈小人貪功慮害不遠輕發深入

結怨西戎攘奪尺寸無用之土空竭內府累世之積大者疲弊秦雍小者身死寇讐西鄙騷然不寧而陛下始一悔矣然而陛下天姿英果有漢武宏達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未嘗少衰是以左右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說陛下樂聞其利而未暇深究其害於是舉而從之置條例司而講求天下之遺利已酉之秋新政始出自是以來凡所變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為常平青苗再出而為捄兵併營三出而為出錢

雇役四出而為保甲教閱四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民憤怨諫諍者章交於朝誹謗者聲播於市陛下不勝其煩為之當宁太息日昃而不食矣然猶幸其成功力排衆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共厭苦而不知其所止也而揀兵併營之策其害先見武夫凶悍為怨最深為患最急陛下知其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下既再悔矣然軍中之口猶復洶洶不靖陛下雖推恩撫之而終不以為恵反謂陛下畏之耳不

幸邊臣失筭再生戎心帷幄之臣謀之不臧不務安之而務撓之臨遣執政付以疆事多出金幣豫書誥勑以成其深入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為萬舉而萬全既而出兵無人之境築城不守之地困獘腹心以求無益之功使秦晉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人傲勘受屈已築之城隨即傾覆救援之兵相繼潰叛四方震動君臣宵旰而後下罪己之詔投竄元宰以謝二鄙而陛下既三悔矣夫此

三者方其未悔也陛下亦以為是邪非邪陛下犯逆衆心力行而不顧其必以為是不以為非也然而其終卒至於此然則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無乃亦類此歟臣聞衆而不可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險而不可侮者鄰國也今陛下既已欺民犯兵而侮鄰國矣夫犯兵侮鄰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變遲而禍大變速而禍小者瓦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土崩之患也今瓦解之憂陛下既知悔矣土崩之患陛下未以為意

此臣之所以寒心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悟其非必俟其敗而後悔如向三者則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獘臣不復言矣何者言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毁壊支體熏灼耳目嫁母分居賤賣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之矣徘徊而不改使民無所告訴加之以水旱繼之以饑饉積憾之民奮為羣盜侵淫蔓延滅而

復起英雄乘間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之衆可得而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陛下至此雖欲復悔而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取即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試觀之天下擾擾不安孰與今日之甚羣臣交口爭辨孰與今日之衆陛下聽覽疲倦孰與今日之多悔恨自責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言之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即位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陛下棄即位之

本心而徇臣下之過計臣竊以為過也雖然臣竊聽之道路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意也迫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進謀於其君苟事之不遂而變以從衆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主有以測其深淺則其用舍之命在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竊痛陛下為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而怙權固位之臣持之而不釋陛下聰明睿知廢置自我而獨為此鬱鬱也漢宣帝與趙充國擊匈奴魏相非之以為當與

聖祖御
立言以
摯纔

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此三人者非賢於趙充國也然而與國同憂樂無僥倖功名之心與希望爵賞之意則過於充國遠甚充國猶不可聽而況不如充國者哉陛下將安民保國而與喜功伐好權利者謀之臣不知其可也臣不勝區區忘身憂國之誠是以勢疎而言切惟陛下察之

茅坤曰通篇指神宗悔心處感憤開悟得易之納約自牖之意

評 有緒多柔綿之致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畫一狀附

臣自少讀書好言治亂方陛下求治之初上書言事陛下不廢狂狷名對便殿親聞德音九品賤官自此始得登對論事當此之時陛下好問之聲震動海内愚賤之人篤信寡慮以為天下之事可得條陳遍舉指顧而定矣既而誤蒙恩澤受職條例抗論得失與有司不合得請外補於今七年而天下之治安終未可見臣竊疑之伏惟陛下天生聖德聰明睿知不學而具其於謀慮措

置會何足云自頃歲以來每有更張民卒不服盖青苗行而農無餘財保甲行而農無餘力免役行而公私並困市易行而商賈皆病上則官吏勞苦患其難行下則衆庶愁歎願其速改凡此四者豈陛下之聖明有所不知耶臣以為非也陛下之聖明無所不知何以言之二年以來陛下屢發英斷廢罷大吏數其罪惡明示臣庶凡天下之所共疾惡者陛下無一不知由此觀之凡天下之所共怨苦者陛下何所不察今者皇天悔禍啟道

聖意易置輔相中外踴躍思覩寛政而歴日彌月寂寞
無聞衆心皇皇如久饑而不得食臣雖愚陋竊獨爲陛
下恨也陛下自即位以來求治之心常若不及意將以
堯舜之隆平易漢唐之淺陋不幸左右不明陵遲以至
於此天下之人孰不知之今也既知其不可用而去之
又循其舊而不改將遂代之任咎此臣之所以爲陛下
恨也且今天下之安危智者不再計矣水旱連年死者
將半遺民饑困盜賊滿野疆埸未寧軍旅在外府庫空

竭邉餉寡少事之可憂者何可勝數術之不效斷可見矣然陛下獨遲遲而不决意者已為之而已廢之恐天下有以窺其深淺耶臣聞人主之德如天天之於物也熾然而旱赤地千里草木皆死可謂虐矣然至雷雨時作膏澤洋溢百穀奮起民復粒食鼓舞盛德而忘旱之虐何者度量廣大改過無疑也如使密雲不雨既雨而中止遲疑猶豫久而不忍則天之生物盡矣傳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今陛下誠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湛乎彼我得失莫能
嬰也去惡如棄塵垢遷善如救饑渴與民一新罷此四
事青苗之既散者要之以三歲而不收息保甲之既團
者存其舊籍而不任事復差役以罷免役之條通商賈
以廢市易之令行之期年而觀之苟民不安居水旱復
作盜賊復起財用復竭誠有一事以憂陛下臣請伏罔
上之誅以謝左右陛下誠不信臣數年之後親受其弊
矣古人有言曰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惟陛下為社

稷籌之臣謹列四事之害畫一以獻不勝愚忠憤懑之誠干犯天威伏俟鈇鉞臣轍誠惶誠恐昧死上書附畫一狀

謹按青苗免役保甲市易四事得失最為易見上自中外臣寮下至田父野老無有一不知者但以朝廷所行言其是則有功言其非則有罪是以畏避鉗默不敢正言臣今謹采衆議人所共知灼然可見者畫一開坐如後

一議者皆謂富民假貸貧民坐收倍稱之息是以富者

日富貧者日貧今官散青苗取息二分收富人并兼之權而濟貧民緩急之求貸不異於民間而息不至於倍稱公私皆利莫便於此然公家之貸其實與私貸不同私家雖取利或多然人情相通別無條法今歲不足而取償於來歲米粟不給而繼之以芻藁雞豚狗彘皆可以還債也無歲月之期無給納之費出入閭里不廢農作欲取即取願還即還非如公家動有違礙故雖或取息過倍而民恬不知今官貸青苗責以見錢催隨二稅

鄰里相保結狀請錢一家不至九家坐待奔赴城市糜費百端一有逋竄均及同保貧富相追要以皆斃而後已朝廷雖多設法度以救其失而其實無益也

一議者又謂平時差役破壞民家一夫為役舉家失業故使逐户出錢官為雇人謂之免役出錢雖多而民免於破家之患以此為説行之不疑然不知三代之民以力事上不專以錢近世因其有無各聽其便有力而無財者使効其力有財而無力者皆得雇人人各致其所

有是以不勞而具今也棄其自有之力而一取於錢民雖有餘力不得効也於是賣田宅伐桑柘鬻牛馬以供免役而天下始大病矣且夫錢者官之所為米粟布帛者民之所生也古者上出錢以權天下之貨下出米粟布帛以補上之闕上下交易故無不利今青苗免役皆責民出錢是以百物皆賤而惟錢最貴欲民之無貧不可得也至如京師百司郡縣刑法之吏無祿而役為日久矣周制庶人在官雖曰有祿而事簡吏少勢或易供

非如今時員數猥多不可供億況三代兵出於民而今世之兵坐而仰給若又兼舉大費為力實難然議者以為給之以禄然後可責之以廉蓋朝廷選吏之精必不如擇官之慎禄吏之厚必不如禄官之多今慎擇多禄之官猶不免於貪而況於吏人乎且昔之為法也計贓得罪無禄者減等今用倉法則吏之得罪反重於官顛倒失宜尤為未可若朝廷誠患吏貪但使官得其人則吏之受賕自有分限若猶未也則雖重禄深法不能禁

矣

一議者又謂三代之盛兵出於農故團結伍保以寓軍令朝廷喜其近古亦謂可行然而三代之民受田於官官之所以養之者厚故出身為兵而無怨今民買田以耕而後得食官之所以養之者薄而欲責其為兵其勢不可得矣蓋自唐以來民以租庸調與官而免於為兵今租庸調變而為兩稅則兩稅之中兵費已具且又有甚者民之納錢免役也以為終身不復為役矣今也既

以免役而於捕盜則用為耆長壯丁於催稅則用為戶長里正於巡防則用為巡兵弓手一人而三役具焉民將何以堪之且其為巡兵弓手也一保甲之中丁壯既出老弱守舍盜賊乘間如入無人之境而其上番之期又不過旬日坐作進退未能知也代者既至相率而反往來道路勞弊何益至使盜賊縱橫官吏蒙責嘯聚羣黨攻剽州縣未必不由此也古之循吏使民賣劍買牛今也使之棄其農具而置兵器小民無知緣以為惡良

民之畏事者一入而終身不得脫姦民之好權者一補而終身不得免其為患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一議者常患百貨輕重制在富民少則貴買以取贏多則賤賣以取利利有所壅商賈難通於是置市易之官以平貴賤有司誠守此議不更別有所營則雖繁碎難行然亦未深害民今自置市易無物不買無利不籠命官遣人販賣南北放債取利公行不疑杜絕利源不與民共觀其指趣非復制其有無權其輕重而已也徒使

小民失業商旅不行空取專利之名實失商稅之利國
體卑辱海内離心䰄䰄䰕朝何苦於此況復小民好利
類無遠見爭取官債以救目前欺謾父兄妄引抵當期
限既迫逃竄無所父子離散行路咨嗟奈何為此陷穽
誘而納之也至於姦民巨賈窺伺閒隙取利則多或輸
滯積不售之貨以易見錢或指殘破無用之屋以賒實
貨巧智百出難以具言有司蒙蔽指以為利泉幣一散
汗漫難收官之所藏徒文具而已竊聞朝廷近日將議

窮究然而既弊之法施行未已買賣百物猶且如故譬如含茹毒藥喉舌破敗胸腹脹滿知其非矣然且閉口不吐安坐切脉廣求方書其於速愈之術疎矣

右臣所陳畫一事件皆是耳目所接衆庶共知朝廷清明豈有不察若誠有意改易非復難行但朝出一紙詔書四弊夕去非如前代積弊或在列國或在四夷欲議改更恐其動摇海内故且維持含養苟且便安今事在朝廷出命則已衆所係望勢難久留而私自顧戀遲遲

不決以失天下之心臣竊不取也愚惷之人志在憂國言詞激切干犯典刑區區寸誠甘俟誅戮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楊慎曰新法之行東坡力爭不勝擾擾垂二十年天下幾危温公革弊一新五年而吕大防劉摯調停之說起頼濱爭之又四年李清臣用而紹述之說起新法復行頼濱爭之不勝天下事去矣二公議論關係之大如此

為兄軾下獄上書

臣聞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雖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懇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臣早失怙恃惟兄軾一人相須為命今者竊聞其得罪逮捕赴獄舉家驚號憂在不測臣竊思念軾居家在官無大過惡惟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前後上章論事其言不一陛下聖德廣大不加譴責軾狂狷寡慮竊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頃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

遇物托興作為歌詩語或輕發向者曾經臣寮繳進陛下置而不問軾感荷恩貸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復有所為但其舊詩已自傳播臣誠哀軾愚於自信不知文字輕易迹涉不遜雖改過自新而已陷於刑辟不可救止軾之將就逮也使謂臣曰軾早衰多病必死於牢獄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為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雖齟齬於當年終欲効尺寸於晚節今遇此禍雖欲改過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無由況立朝最孤左右親近

必無為言者惟兄弟之親試求哀於陛下而已臣竊哀其志不勝手足之情故為冐死一言昔漢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緹縈請沒為官婢以贖其父漢文因之遂罷肉刑今臣螻蟻之誠雖萬萬不及緹縈而陛下聰明仁聖過於漢文遠甚臣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非敢望末減其罪但得免下獄死為幸兄軾所犯若顯有文字必不敢拒抗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憐赦其萬死使得出於牢獄則死而復生宜何以報臣願與兄軾洗心

改過粉骨報効惟陛下所使死而後已臣不勝孤危廹切無所告訴歸誠陛下惟寛其狂妄特許所乞臣無任祈天請命激切隕越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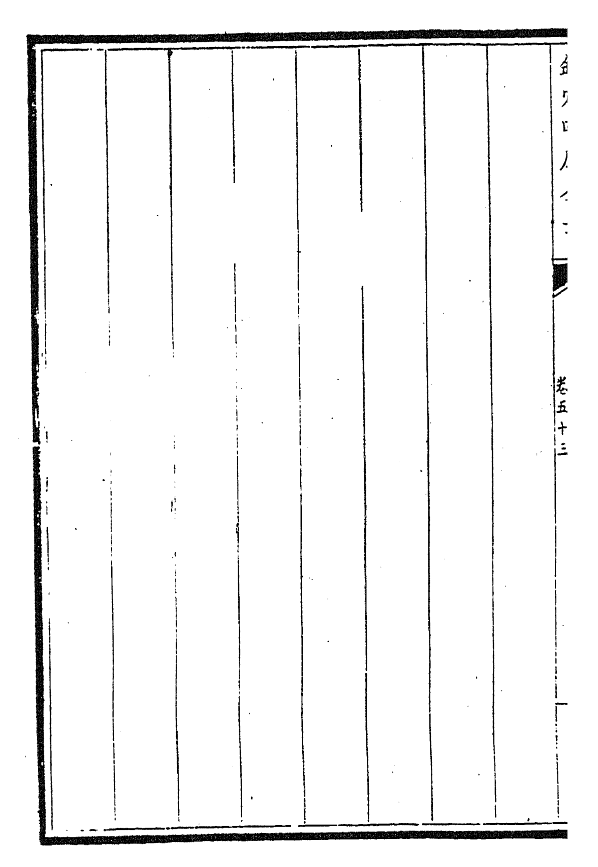
按何薳春渚紀聞述其父去非所聞於軾自言謂初逮繫御史獄獄具奏上是夕昏鼓既畢某方就寢忽有二人排闥而入投篋於地即枕卧之至四鼓睡中覺有撼體而連語云賀喜者某徐轉仄問之即曰安心熟寢乃挈篋而去盖初奏上舒亶之徒力詆上前必欲置之死

地而裕陵初無深罪之意密遣小黄門至獄中視某起居狀適其鼻息如雷即馳以聞裕陵顧謂左右曰朕知蘇軾胸中無事者於是即有黄州之命夫王安石怒軾直言極諫捃摭文字以殺其身以威天下使天下不敢復言神宗諒軾無他而安石之不直勿聽可矣罪安石可矣乃若有不得已者先如其意而予之逮軾論死徐薄其罪而責遣之此何為者也豈非倒持太阿以柄與人已轉於其中排難解紛乎自古憸壬眩惑聰明如毒

蠱焉能令人顛倒往往如此是以明君遠之若虺蝎良臣擊之若鷹鸇

邵伯溫曰朱壽昌者少不知母所在棄官走天下求之刺血書佛經志甚苦熙寧初見於同州迎以歸朝士多以詩美之蘇內翰子瞻詩云感君離合我酸心此事今無古或聞王荆公薦李定為臺官定嘗不持母服臺諫給舍俱論其不孝不可用內翰因壽昌作詩貶定故曰此事今無古或聞也後定為御史中丞

言内翰多作詩貶上自知湖州赴詔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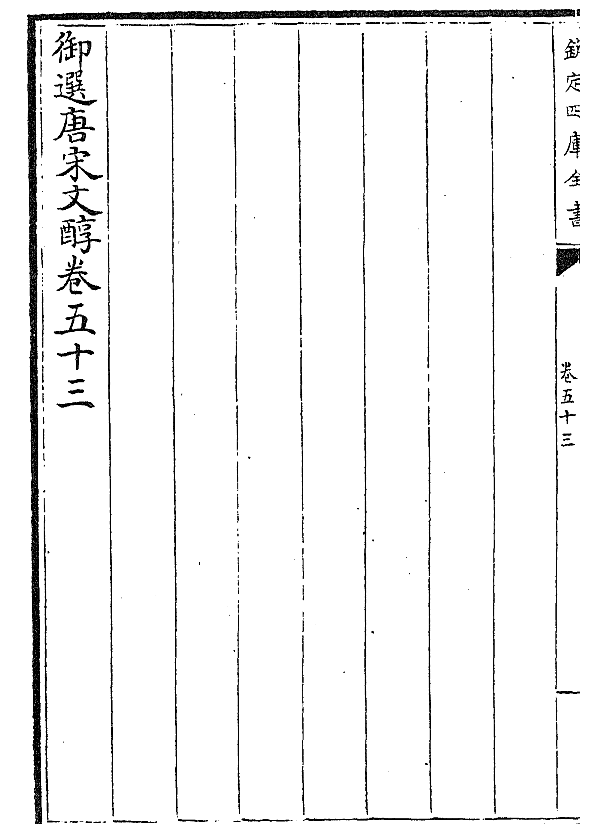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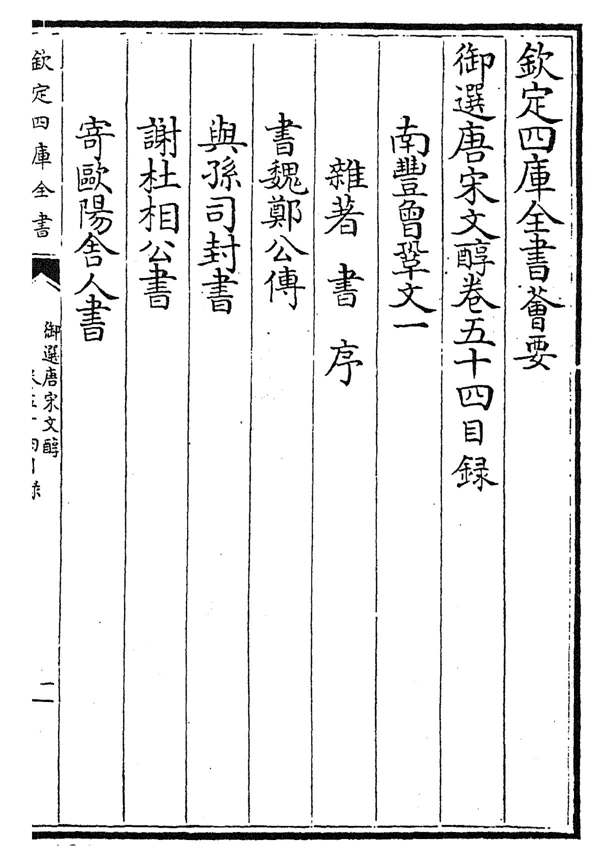
嗚呼元豐末命震驚四方號令所從帷幄是望公來自西會哭於庭縉紳咨嗟復見老成太姒在位成王在左曰予惸惸誰恤予禍白髪蒼顔三世之臣不留相予孰左右民公出於道民聚而呼皆曰吾父歸歟歸歟公畏莫當遄返洛師授之究丘實將用之公之來思岌然特立身如槁木心如金石時當宅憂恭默不言一二卿士代天斡旋事棼如絲衆比如櫛治亂之幾間不容髪公

身當之所恃惟誠吾民苟安吾君則寧以順得天以信得人鉏去太甚復其本原白叟黄童織婦耕夫庶幾休焉日月以須公秉安輿入見延和裕民之言之死靡他將享合宫百辟咸事公病於家卧不時起明日當齋公訃暮聞天以雨泣都人酸辛禮成不賀人識君意龍衮蟬冠遂以往襚公之初來民執弓矛逮公永歸既耕且耰公雖云亡其志則存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一毋隕匪以報公維以報君天子聖明神毋萬年民

不告勤公志則然死者復生信我此言嗚呼哀哉
光輔捂宗初政盡去熈寧痼弊與民休息出溝壑而登
衽席宋幾中興光死而調停之說行始而調停者繼而
盡去君子專用小人矣轍為三省合祭文約謹守光成
法謂死者復生信我此言盖所以要三省與豈知小人
將國與君之不恤而何有於光方將戮及光之死䰟而
錮光之子孫何有於光之成法也



御選唐宋文醇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文醇卷五十四目録

南豐曾鞏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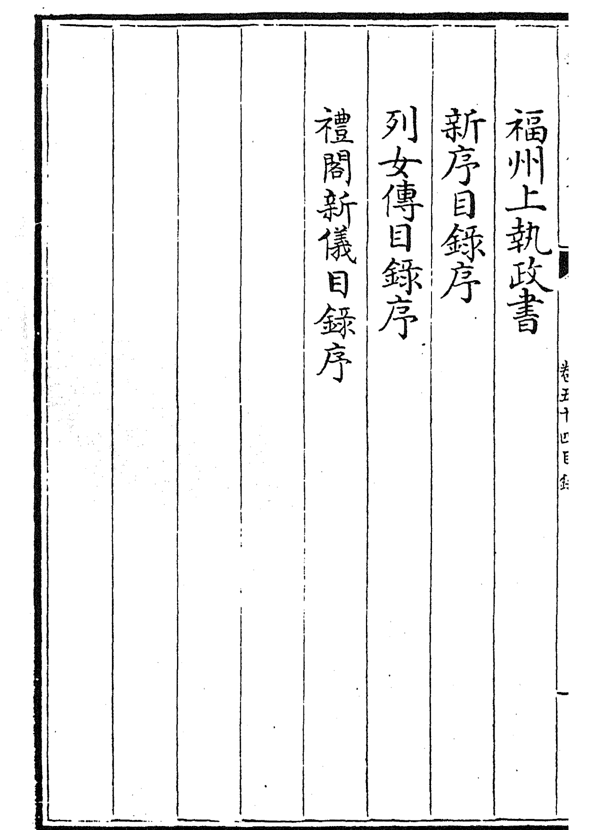
雜著　書　序

書魏鄭公傳

與孫司封書

謝杜相公書

寄歐陽舍人書



御選唐宋文醇卷五十四

南豐曾鞏文一

書魏鄭公傳

予觀太宗嘗屈已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已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

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始終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已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為當掩是以諫諍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啟其

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廹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今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

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槀者非與曰焚槀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為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諒者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稿為揜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稿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已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稿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

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巳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巳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鞏文以此篇為第一所為既没其言立者歟按易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子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巳則民作忠書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内

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周公孔子成王之言胥不若是而謂巽之說可比於古之立言者何歟曰周公之言則孔子文言明之矣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陰不得自有美自有美斯惡矣雖有公旦之勲勞而使天下不知其出於王則亦惡矣雖百官總已以聽於周公而凡文告之辭必曰周公曰王若曰若今傳宣詔旨者然可知明

保沖子而終未嘗有一言一事之専成者公之美皆王之美也至於納誨則不然曰予旦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公未嘗有所諱而讓也盖无成之義在事立續成之時而納誨之辭在出謀發慮之始安得引易之語為議哉若孔子之言為人臣言也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與父言依於慈與子言依於孝子與子相語而言父之不慈固為悖德父與父相語而惟言子之不孝則亦里巷小人之為矣孔子人臣為人臣言安得

不云爾乎若犖犖之言所以開後世人君之惑也況乎察言者如觀山焉移步換形遠近高低便不同在善領會者夫善則稱君善已成也過則稱已過已成也善之已成而身任之是悖易无成含章之義也過之已成而身任之是為尊者諱也孔子曰丘也幸茍有過人必知之之類是也若夫諫諍之事則善固未成而過亦未著其納諫而成善歟其善之大小未可知而先彰其納諫之美若決江河則尊吾君以舜也縱使過已成而改而之

善歟過既改則過之大小不必問而惟見其改過之美改過不吝是尊吾君以湯也然則犨之言正孔子所謂善則稱君之大者矣而奚有二焉惟諫不納而過已彰乃號於人曰吾嘗言之矣則為失人臣之義耳而豈犨文之旨哉若君陳之書則先儒辨之久矣蔡真曰成王殆失言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君既有是心至於有過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為此言矣真德秀曰人臣自處者所當知若君以語

其臣則不可也漢高祖稱李斯善則稱君王衛尉深非之衛尉之名不著然其言足為萬世法兩家之言當矣抑又有説焉孟子曰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成王之命君陳也周公既沒而使代其職以監殷頑民於下都也管蔡之亂未久成王親政亦未久安反側銷奸慝用恩用威與常事異其時勢必有當如是措置者而成王有此言也蓋自恐其德之未洽於天下也而豈謂易地皆然哉是又不得據君陳以非羣矣

與孫司封書

運使司封閣下竊聞儂智高未反時已奪邕邑地而有之為吏者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廷中江水横溢司户孔宗旦以為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户狂耶四年智高出横山畧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于拱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

意即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毋為與死此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為書召鄰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欲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吾豈可汙邪罵不絕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廢則邕之禍必不發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況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於天下比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仗節死難之臣宗旦乃獨不與此

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使宗旦初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為備全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偎令與陳拱同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為天下者賞善而罰惡為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邪凡南方之事卒至於破十餘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山海之材者非其變發於隱伏而起於倉卒也內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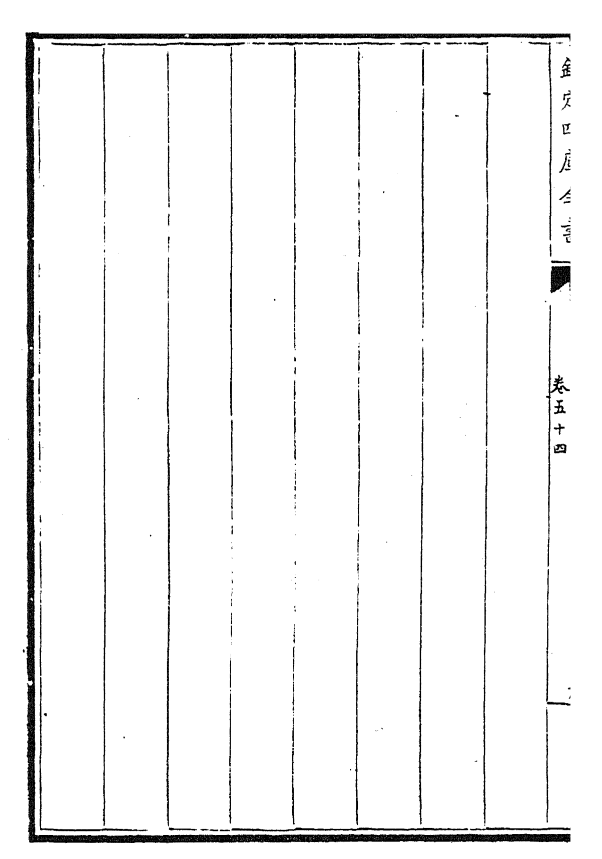
且偷託以至於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為世所
侵廢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耶聞宗旦
非獨以書告陳拱當時為使者於廣東西者宗旦皆歷
告之今彼既不能用懼重為已累必不肯復言宗旦嘗
告我也為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下已安猶須力開言
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況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
當世之患莫大於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
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汲汲載之天下視聽發揚襃

大其人以驚動當世邪宗旦喜學易所為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書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事祖母盡心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舉嘗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為世所指目此固一眚今其所立亦可贖矣舉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袁州在廣東亦為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槩不

誣也況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遁則其有先知之效可知也以其性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效亦可知也以閤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使南方以賞罰善惡為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臾之聽尺紙之議博問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於天下不獨一時為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答不宣鞏頓首

國所以立者紀綱也綱以統紀紀以承綱紀亂而補苴

罅漏雖不可少然國不至於無與立也曰綱在也綱廢則紀雖存亦弛而不能舉矣誤封疆者不可逭誅死封疆者不可遺卹是立國之綱也鞏所以勤勤於孔宗旦之事而必欲其白於天下歟



謝杜相公書

伏念昔者方罩之得禍罰於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遠南嚮而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天下之險為其阻阨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煢煢路隅無攀緣之親一見之舊以為之托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勢下之可以動俗惟先人之醫藥與凡喪之所急不知所以為賴而旅櫬之重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於此時閔閔勤勤營救護䘏親屈車騎臨於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

意於左右而醫藥之有與謀至於既孤無外事之奪其哀而毫髮之私無有不如其欲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為存全之恩過越之義如此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吟誦推說者窮萬世非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煩以政豈鄉閭新學危若之情蕞細之事宜以徹於眎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鞏之德如此蓋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

於自然推而行之不以進退而犖犖獨幸遭明公於此時也在喪之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喪除又惟大恩之不可明空言之不足陳徘徊迄今一書之未進顧其惭生於心無須臾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犖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惟天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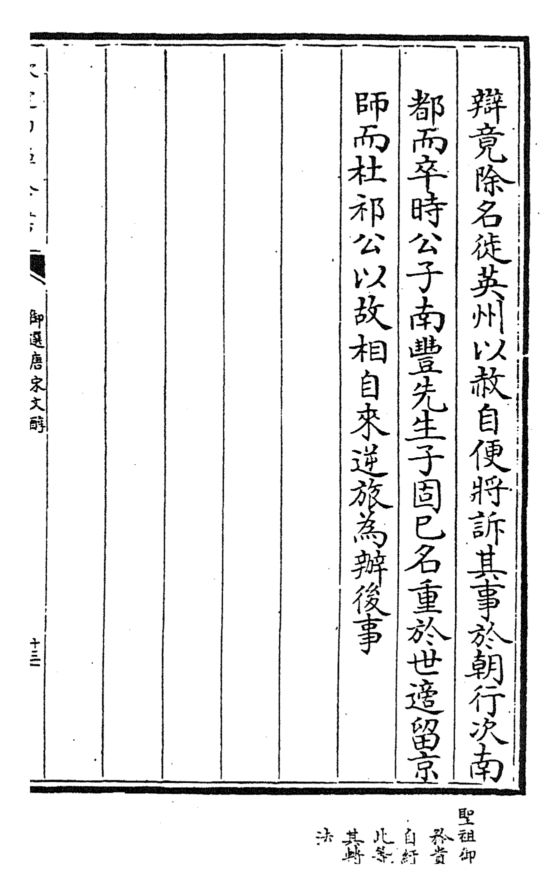
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說者以為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若是乎私恩公義之難並立而

忠孝之致相妨乎奚其然也道在明孝則守先待後不事王侯正為朝廷端本明化忠之大也非公義歟道在明忠則能致其身使天下咸曰幸哉有子如此正為父母繼志述事孝之至也非私恩歟然則道一而已在人審其輕重而時措之耳世衰道微彝倫攸斁於是覩起與殺其父而世以為忠伍員教吳滅楚而世以為孝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此有若之所以歎也至於君臣朋友之間公

義益以不明桀黠之徒以訐為直専於恩地加朘刻焉以求親媚於主上號於人曰不黨而不顧神人之所共怒其同流合汙者利相引害相扶前者唱于後者唱喁即至國步蔑資淪胥以敗而世猶諒之曰某與某有恩也豈不謬哉夫以私恩報私恩無異紵衣縞帶耳以公義報私恩則木桃瓊瑶也若廢公義以報私恩猶樹穀而得稗矣豈所以為報哉韓厥之舉愈彰趙孟之忠况所為公義者又非必盡若韓厥之事也哉夫人生平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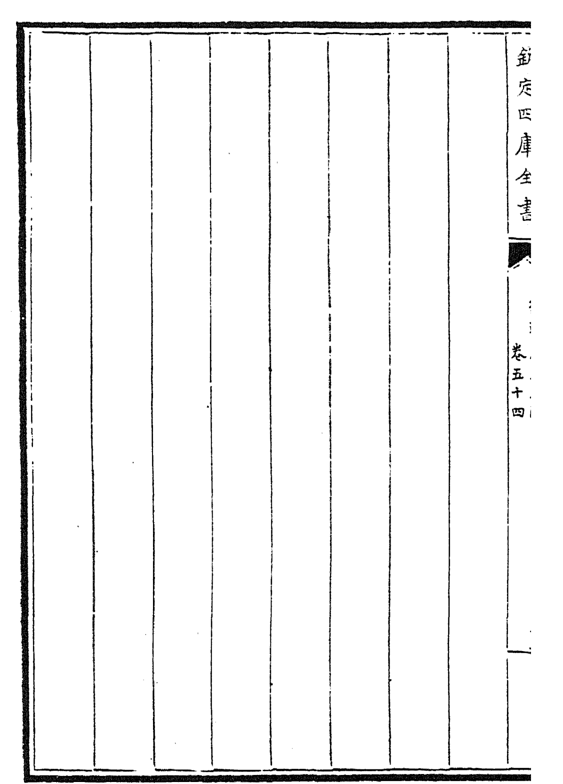
怨所不能無公義之不明吾不知其何以報恩矣羣受杜衍匍匐救喪之厚德而失以公義為報恩豈非真知輕重大丈夫哉

王明清曰曾𠖥公諱易占字不疑歐陽文忠識其碑曰少有大志知名江南為文忠所稱如此則其人固可想矣既以豪俠自任信州玉山令有過客楊南仲文采可喜氣槩頗相投公厚贈其行會與郡將錢儇芝不叶捃摭公以客所受為賄公引伏受垢不復自



辯竟除名徙英州以赦自便將訴其事於朝行次南都而卒時公子南豐先生子固已名重於世遣留京師而杜祁公以故相自來逆旅為辦後事

聖祖御 孫貴 自紓 兄弟 其時 法



評
莊嚴而氣逈不廹讀文當細觀折肥卸之

寄歐陽舍人書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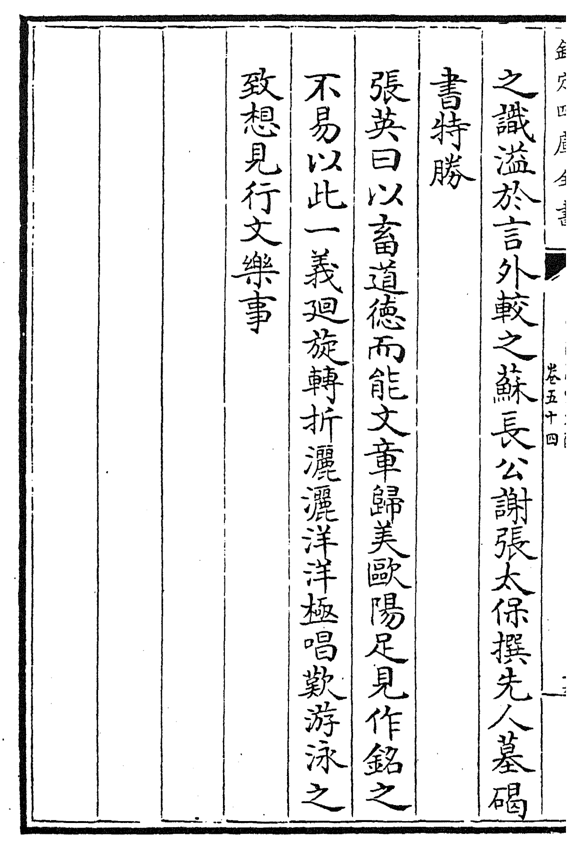
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為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為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托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

傳者盖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盖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好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蓄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

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徳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徳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盡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晞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由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

又思若翚之淺溥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壓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為而惡誰不愧以懼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為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謫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幸甚不宣翚再拜

茅坤曰此書紆徑百折而感慨嗚咽之氣博大幽深



之識溢於言外較之蘇長公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特勝

張英曰以畜道德而能文章歸美歐陽足見作銘之不易以此一義迴旋轉折灑灑洋洋極唱歎游泳之致想見行文樂事

聖祖御評
出入風雅之中自有温柔敦厚之氣知其本乎性情者深也

福州上執政書

鞏頓首再拜上書某官竊以先王之迹去今遠矣其可槩見者尚存於詩詩存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撫循待遇之者恩意可謂備矣故其長育天下之材使之成就則如蘿蔦之在大陵無有不遂其賔而接之出於懇誠則如鹿鳴之相呼名其聲音非自外至也其燕之則有飲食之具樂之則有琴瑟之音將其厚意則有幣帛筐篚之贈要其大旨則未嘗不在於得其歡心其人材旣衆

列於庶位則如棫樸之盛得而薪之其以為使臣則罷其往也必以禮樂使其光華皇皇於遠近勞其來也則既知其功又本其情而叙其勤其以為將率則於其行也既送遣之又識薇蕨之始生而恐其歸時之晚及其還也既休息之又追念其悄悄之憂而及於僕夫之瘁當此之時后妃之於内助又知臣下之勤勞其憂思之深至於山脊石砠僕馬之間而志意之一至於雖采卷耳而心不在焉蓋先王之世待天下士其勤且詳如此

故稱周之士也貴又稱周之士也肆而天保亦稱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其君臣上下相與之際如此可謂至矣所謂必本其情而叙其勤者在四牡之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而其卒章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謌將母來諗釋者以謂諗告也君勞使臣叙述其情曰女豈不誠思歸乎故作此詩之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于君也既休息之而又追叙其情如此繇是觀之上之所以接下未嘗

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下之所以事上有養父母之心未嘗不以告也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於戍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即人之心莫大於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於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則有北山之感鴇羽之嗟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思詩人皆推其意見於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伏惟吾君有出乎數千載之大志方興先王之治以上繼三代吾相於時皆

同德合謀則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豈異於古士之出於是時者豈有不得盡其志邪翬獨何人幸遇茲日翬少之時尚不敢飾其固陋之質以干當世之用今髮齒日衰聰明日耗令其至愚固不敢有徼進之心況其少有知耶轉走五郡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域之任而冀倍朝廷之義此翬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聽察之日久矣令輙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於下執事者誠以翬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

鞏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於著令有一人仕於此二邦者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鞏固不敢為不肖之身求自比於是也顧以道里之阻既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獨省晨昏承顔色不得効其犬馬之愚至於書問往還蓋以萬里非累月踰時不通此白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苟安恩不可以苟止者也方去歲之春有此邦之命鞏敢以情告於朝而詔報不許屬閩有盜賊之事因不敢繼請及去秋到職閩之

餘盜或數十百為曹伍者往往蟻聚於山谷桀黠能動衆為魁首者又以十數相望於州縣閭之室閒莫能寧而遠近聞者亦莫不疑且駭也州之屬邑又有出于饑旱之後聚於此時又不敢以私計自陳其於寇孽屬前日之屢敗士氣既奪而吏亦無可屬者其於經營既不敢以輕動廹之又不敢以少縱玩之一則諭以招納一則戒以翦除既而其悔悟者自相拘執以歸其不變者亦為士吏之所係獲其魁首則或縻而致之或殲而去之

自冬至春遠近皆定亭無枹鼓之警里有家室之樂士氣始奮而人和始洽至於風雨時若田出自倍今野行海涉不待朋儔市粟四來價減什七此皆吾君吾相至仁元澤覆冒所及故寇旱之餘曾未期歲既安且富至於如此犖與斯民與蒙其幸方地數千里既無一事繫官於此又已彌年則可以將母之心告於吾君吾相未有易於此時也伏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詳思勞歸之詩本士大夫之情而及於其親逮之以即乎人心之安

或還之闕下或處以閑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得

諧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毋則仁治之行豈獨昏愚

得蒙賜於今日其流風餘法傳之永久後世之士且將

賴此其無北山之怨鴇羽之譏陟岵之歎蓋行之甚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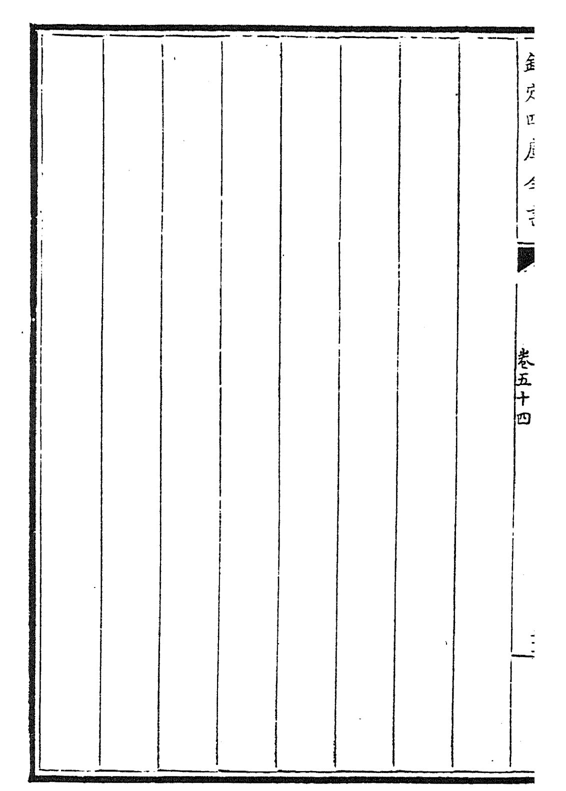
為德於士類者甚廣惟留意而圖之不宣鞏頓首

茅坤曰子固以宦游闕徼不得養母本風雅以為陳

情之案而其反覆詠歎藹然盛世之音此子固之文

所以上擬劉向而非近代所及也

聖祖御
慎取
書要
所須


卷五十四

御評

二字真讀要訣此論文

御删

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為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為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為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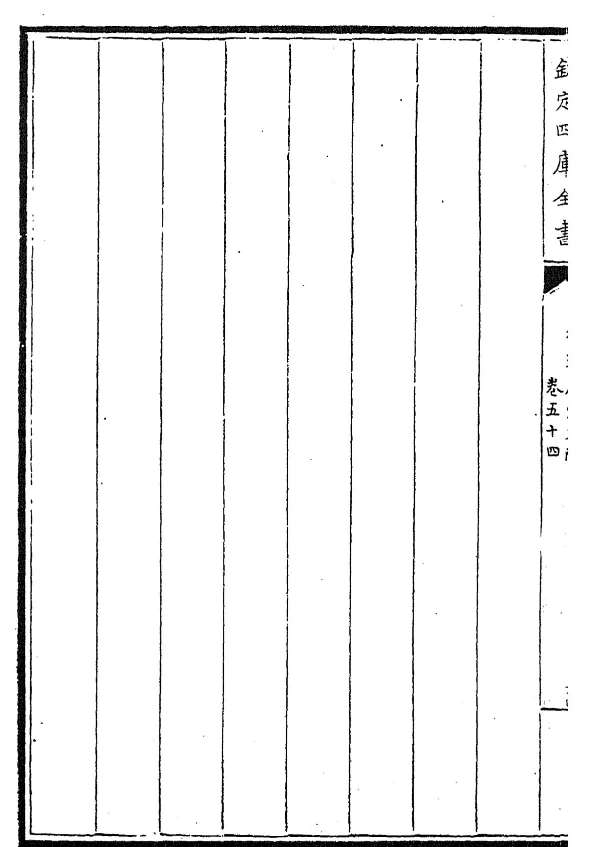
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蠭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為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紬而不講況至於秦為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絶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

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為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為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

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絶學之後也葢向之序此書於今為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鞏序謂新序三十篇而今之新序僅十篇耳雖其事不盡實錄要其所以為法戒不悖於道勝韓詩外傳之屬

矣羣謂向之徒皆不免乎為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而教人以慎擇就十篇觀之無有也顧未知餘二十篇何如豈後人去其疵累而存其精英邪



聖祖御評
閨門之內王化之原暢達其辭足以茂明風教矣

列女傳目録序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為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盡

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
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録列女傳凡十六家
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録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
有録而亡或無録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
八篇及其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
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
必自内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
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

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皆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内助而不知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内則后妃有關雎之行

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家室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已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

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説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脱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為之叙論以發其端云編校館閣書籍臣曾鞏序

朱子曰關雎雖若專美太姒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

序者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壹以后妃為主而不復知有文王是固已失之矣至於化行國中三分天下亦皆以為后妃之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於婦人之手而文王者徒擁虛器以為寄生之君也其失甚矣惟南豐曾氏之言竊謂庶幾得之

黄震曰南豐疑此傳稱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詩序不合蓋不思今序衛宏所作出向之後也

儲欣曰深探經術懸為日月不刊之書

御評
聖人因時制
禮原本經術
老南豐為學
領

禮閣新儀目録序

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讐史館秘閣及臣書多複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録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録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閒使人之言動

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為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為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

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葢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為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為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為節至患夫為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為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

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為耒耜者或不為宮室為舟車者或不為棺槨豈其智不足為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為宮室者不以土處為不可變也為棺槨者不以葛溝為不可易也豈好相為反哉以為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者能為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

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瓦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為貴本一以為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為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於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

如此者亦未嘗異也後世不惟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為或為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可得已故茍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禮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嵗民未嘗得接於耳目況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為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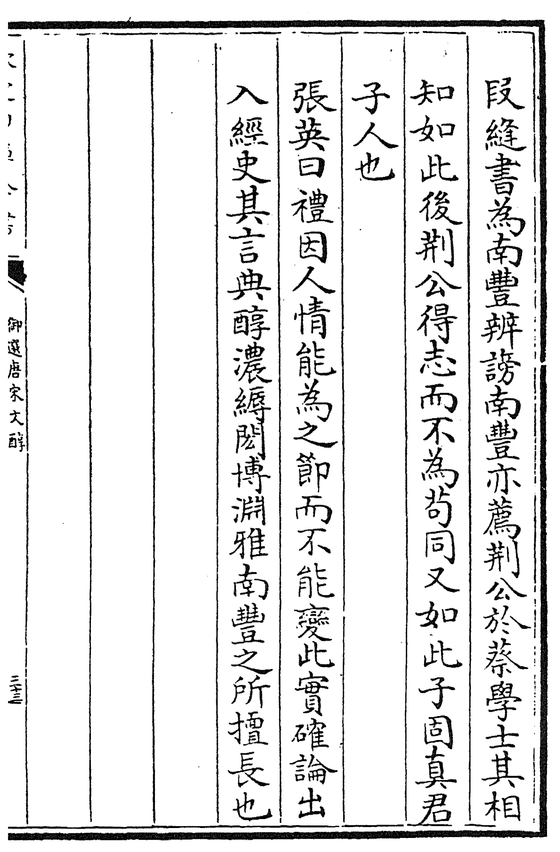
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故為之定著以俟
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鞏論禮與蘇軾之語如出一人軾之文雄快至於縝密
純粹固遜於鞏也若鞏所言禮行而財用可充則固軾
之所未及而經世之要旨在焉惜鞏亦未嘗究極言之
也古之人飲食衣服宮室兆域莫不立之等威使無僭
差曰以辨上下定民志匪曰以此富民也然而富民莫
要於是蓋古之聖王自公卿士大夫以至於庶民蚤已

計耕者之所獲與禄足代耕之數為之品節限制而行之於等威之中天下之民習見習聞無其位自必耻用其物非特畏而不敢用也故奢侈之俗不待禁而自無既無越分之侈用則其所宜用者財自足以供而不至於匱此聖王使民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仁恩誠莫大焉者也秦漢以來古制蕩然競以奢侈相尚用之無藝賈誼云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相沿以至於今若河決下流

而東注其孰為之底柱乎然民情不相遠有其舉之亦莫敢壞也如今日者親王郡王得以蟒繡為坐具等威在焉則雖有放僻邪侈之人不敢以蟒繡為坐具公然入朝市者也若卧具則有力者雖庶人並得為之而莫或禁一卧具可作數坐具然坐具則公卿不敢卧具則庶人得用之而無非者以為等威不在是則無所畏與耻故也由一坐具而推之固無往不然矣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力之所用其為財止有此數不過相流轉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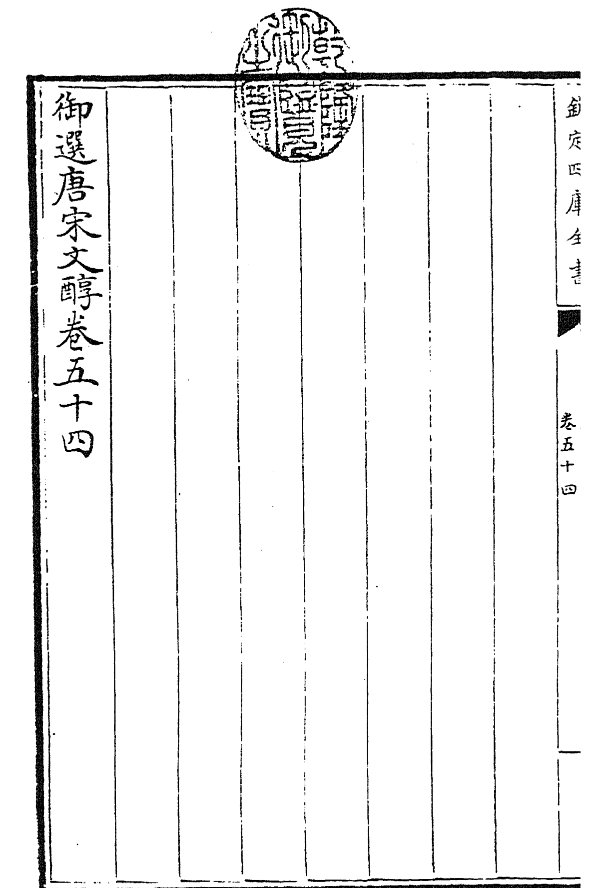
天地之中賴君上留餘之以惠斯民然亦不能當人人用之無藝也况乎其朘民之膏以附上也為人上者人人解衣衣之推食食之亦甚勞而難徧矣况乎既徧之後又豈容絕而不更續也然則以法活人法立而利無窮其安可不講於禮乎

王志堅曰困學紀聞云禮閣新儀則指新法襄州長渠則指水利兵間詩則指徐德占論交詩則指李吉甫接南豐嘗作懷友以遺荆公公答以同學荆公答



段縫書為南豐辨謗南豐亦薦荆公於蔡學士其相知如此後荆公得志而不為苟同又如此子固真君子人也

張英曰禮因人情能為之節而不能變此實確論出入經史其言典醇濃縟閎博淵雅南豐之所擅長也



御選唐宋文醇卷五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録監生臣李崇實